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二回 滕六花飛怪露形 蚩尤旗見天垂象

且說九天清獄曹並法勘司，奉玉帝之命，把地府八千零六十三萬罪人會勘，當下該曹司，俱稱罪犯自殘唐到今，囚魂幾及萬萬，應在刀兵劫內勾消。仍該冥司判生人道，更命月孛、天狗、羅日侯、計都好殺諸神，降生人世，使他攪亂乾坤，東衝西突，要見積屍成阜、血染成河。那時月孛等輩因他生來好殺，少不得也要遁其形殺，是乃循環報復、自作自受，並不乾造化主謀也。將此緣由，復奏天庭，玉帝甚為惻憫，只是天條已定，無可奈何。忽太白金星出班奏道：「罪生自作自受，雖理數自然，亦當從中因事解散，不至殘唐之極，臣願隨行，以彰吾皇不忍之心。」玉帝聞奏甚喜，即允其請。便敕下冥司，把諸凶判生人道，就差月孛、天狗諸兇神，及太白金星一齊下界不題。卻說滕六雪神，自臘月廿五日奉玉帝旨，便把羽毛亂剪、柳絮輕揚、碎紛紛、散得無歇無休。一連六日，直到來年正月初一日，積四五尺深雪，完了玉旨公事，與馮夷風神，一齊歸天回旨。這日是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元旦，天下人民，家家慶節，戶戶迎新，也有五更時起來，炷香禮拜的；也有黎明起來，圍爐香火的；也有通宵不寤，詠詩飲酒的；也有終夜灼燈，祈福祈壽的。天下之大也說不盡。到天明來，人家看那積雪，卻有四五尺厚，又有一宗怪事，不論內庭、外院、市鎮、街巷及荒郊僻壤之所，那積雪上，皆有巨人足跡，及牛馬腳跡，約有尺餘深，遍處驚傳，如出一口。這些人每日說新聞，也有說從來不見這樣異事的，也有說不知將來是作何報應的，也有說不知關係人家禍福，還是關係國運興衰的，紛紛擾擾，不一其說。有幾句詞，見說得好。一片一片復一片，飛入蘆花尋不見。

不聞天上打羅門，六合乾坤都是面。  
昨夜須彌峰頂觀，恒沙世界皆看遍。  
五湖四海九個潭，萬里長江只一線。  
玉妝世界不可為，怪事從來不易知。  
足跡印痕深尺許，千軍萬馬方追隨，  
街衢庭院皆如此，城郭鄉村盡若斯。  
個個並驚稱詫異，人人相向說差池，  
不知有甚災祥兆，那個心中不自疑。

大凡變異之事，雖則一時露形現跡，終是使人將信將疑，今亦不必深求細論。只是人人自己謹身修德，庶可化災為福，轉禍成祥。如或放逸為非，便是和風甘雨，景星慶雲，也變做了厲氣妖氣，慧孛滅珍。不想世上商人，僥薄日生，比前日甚，即如市井做買賣的人，便懷許多奸詐。鄉里耕田種地的，便要拖欠錢糧。衙門做公的人，便要異注侮文，就是縣裡書吏大尹，委他監公庫藏，他便虧耗了一二萬金，縱使上官極善釐剔，那理當得這廝百般巧計，彌縫得水洩不漏，竟不知這都是百姓的脂膏，朝廷的正供。上下皆不得享其實用，只落得這廝終日虛費、衣食充足。雖有廉明官府來稽查盤籌，都被他籠絡得乾乾淨淨。稍有風頭不順，打他一頓棍，坐了幾日監，他就鑽個分上說了，依然風過無波，安如磐石。又如水旱的年時，壞了田禾，只是其中高低不等，荒熟不同，那官府著落埃面裡總察勘，造冊報名奏免。原是一段愛民的好心，卻被這些點民猾吏，圖霸期凌，彼此夤緣，通同作弊，便將荒熟顛倒報來，使那被災的張三，賣男鬻女，有屈無伸；那成熟的李四，反得免租稅，盈餘受用。使那上官一片愛民的實心，丟卻東洋大海。因是這等還包攬積棍，那一個不是家資巨萬，富比陶朱，這樣弊端，果難清察，就是包拯再生，也無可奈何。人為萬物之靈，若使人人肯替天行道，天豈肯降禍於人。只為人心不好，所以常見災殃，若說起如今的人，雖螻蟻不如，爾者螻蟻何等有義，知有口食東西，便是相傳報效全力攻鑽，並無欺負的意思。若是世人，聚在一處，偏生許多嫉妒。或因財利所在，其始原是合伙同伴的，到那時私地裡要去獨吞。或是有勢位的侯門，當初原得人家引進，到後來偏要獨自去趨承，反用讒言離間。還有放債的財主，九當十放出去，五分利物進來，那管爾賣妻賣子。那借財的負心漢，借時滿口春風，騙得上手，一年半載之後，計債的上門，變了個夜叉惡臉，反要拚命圖賴。正是：

只為世人都用詐，致合天下盡生奸。  
為人單被人欺負，人會瞞天天難瞞。  
作事勿施心上量，救人須點腹中丹，  
吉人自有天來相，天佑仁人福自寬。

說不盡世人奸惡，所以年來水旱頗多，瘟疫流行，兵戈日熾於邦鄉，飢饉俱臻於齊魯。就是常道的官長，教他日夜焦勞，一時也籌盡不到。閒話休題。且說冥司無數的罪囚，自那日將玉帝玉旨發到閻羅殿下，閻君即便奉旨一判人生道，同去投下母胎懷，前後參差托生陽世。那月孛等九個兇神，帶領了隨從妖星馬匹，一齊就在那大殿中下界，也去托生人世。所以各處有許多奇跡，原來是這等緣故。正是：

奇形見跡非無故，只為妖星下九天。  
四散投胎生母腹，將來煽禍了前愆。

兇神四下投胎，按下不題。再說明朝神宗皇帝御極之日，道絳德重，以致物阜民安，上比夏商周，下邁漢唐宋，華夷帖服，文武傾心。外邦重譯來朝，連年國國進駱駝、獅、象、犀、玉、金銀、山珍、海寶、珊瑚、瑪瑙、岱垂珠、夜光璧、無寶不滿，無珍不有，國家何等富饒，人民何等快活。想不到來年，也是天運使然，那南番，交趾等國皆叛，征戰了兩三年，這還不是個心腹之患。只是那些：

地方上受了些苦楚，倉庫中費了些金銀，陣亡了幾員勇將，傷殘了多少精兵。內地百姓的脂膏，也不免日侵月削；好事倡言的謠言，禁不定夕改朝更。

因是這等，上天也告變起來，萬曆戊午年秋八月，一夜裡忽然妖氣東升，長數十丈，週四五尺，本粗末細，其形如刀，自巽而乾，光芒映射。人民夜裡起來，看見了無不驚駭，自八月初見形，至十月終方得消滅。曉得的說道這個是妖異，叫做蚩尤旗，若見了，主天下大亂。原來這個蚩尤，是古時一個兇人姓姜，神農皇帝的後嗣，生來好兵喜亂，專一製造刀槍弓箭，暴虐無罪人民。因是這等，軒轅黃帝所以起兵前來誅滅他，不想作起妖法，張開了口，望空一吹，便布成個漫天霧，使軍士各昏迷，不知方向。其時黃帝造個指南車，既定了南方，那東西北三方自然明白。虧了這個神功，那蚩尤便設計擺佈，勢窮力盡，只得把自己的頭兒，向不週山上，連連九撞，一個兇人嗚呼哀哉。誰想到這個不週山，原是天地的網羅，因為蚩尤的力大，這山也被他撞破了。那時蚩尤雖死了，其魂魄不泯，也被閻羅王發入九幽地獄。只是世上有些蹺蹊，他便強來作耗，雖有冥司禁鎖，到那時也拘管不得。有詩一首，單道蚩尤旗的變異：

東升彗孛號蚩尤，殺氣騰空出九幽。  
凜凜寒光同白刃，昭昭形影數長矛。  
直衝地底凌霄漢，橫阻天邊迫鬥牛。  
見者盡稱天下變，不須太史奏因由。

欽天監夜觀星象，見了心中駭異，連忙統奏上聞，並料道及各處撫按官員各各上本。蒙神宗皇帝躬修率下，親賢遠奸，偃武修文、省行薄斂。因是這般，邊疆得少安靖，征伐得以少寧，只是禍根未除，元氣未復。越兩年神宗皇帝升遐，光宗相繼崩逝，熹宗

即位。又遭內奸魏忠賢弄權，假旨屠戮忠良，假命用納諂佞。因是滿朝官員，各成一黨，弄得朝綱紊亂，國勢傾危，幾乎遂了他篡弑的念頭。不意熹宗年祚不永，只坐得七年龍位，一日昇天，幸遇崇禎皇帝繼位。崇禎皇帝英明剛斷，便把逆賊子忠賢誅戮了，那時逆賊肝腸煮得糜爛，喂飼犬馬，將骨髓磨為粉碎，揚作塵沙。又把他的一門誅戮，周族殺除，及許多乾兒子，並那奸佞黨惡，分別凌遲，斬絞。分明是再整乾坤、重開日月，管叫他人心大快，朝野歡娛。正是：

一時殄滅權遭烙，萬國歡呼聖明君。

自魏賊肆虐之朝綱廢弛，國政凌夷，賴得崇禎皇帝，惕歷憂歡，朝朝不倦。大臣時時召議，民事刻刻關心，日裡萬機，力為圖治。因是天下人民，交相稱慶，只是外邊，連年兵戈，內地連年荒旱，朝廷費用，既是浩繁，庶民膏脂，久已竭盡，不幾乎至流離滿道，飢殍盈途，便做了一個凶荒的世界。朝廷方欲議論賑濟，又要選將練兵，事出兩難，無如之何，且發下戶兵二部，相度相當，量時酌勢，務在兵精將勇，不得靡餉以徒飽虛名，蠲賦賑濟，不得滋好而有辜實惠。不說二部奉行惟謹，且說嘉靖年間，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米脂縣廣義鄉，有個鄉民姓李名叫十戈。當初他老子生他的時節，即夢見飛矢九枝，連長槍一把，自空而墮，竟入其庭。那老子驚得一身冷汗，醒來老婆便生下了一子，因說這個孩子，若得長大，必得掌握兵權，建功邊塞。夢中弓矢槍刀，總屬戈矛之類，今九矢一槍，總是十數，就叫名十戈。那李十戈後來雖不曾顯揚，平生做人卻也慷慨好義。因是年過五十，未有子嗣，繼妻石氏年三十餘，娶了多年，並無生育。十戈對石氏道：「歲迫桑榆，承祀無托，我與爾的終身大事，倚靠何人？」長念及此，不覺淚如雨下。看十戈的意思，分明是要娶了偏房，先把這句話來探一探。那石氏也就會意，便道：「子息固是緊要事，只恐命裡無子，也是徒然。今須憑籍神恩，挽回命造，夫君何不親往護世神福進香祈嗣，倘蒙神佑生下一男半子，也未可知。」那石氏原是個嫉忌的婦人，恐怕丈夫娶妾，奪了他的權柄，所以發這一段議論。那十戈又是個懼內的漢子，見妻房這般言語，便不敢出聲，叫他敬香祈嗣，那敢違了他的命，便許下武當山玄天香願，專待來年二月裡，起程前去。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
妒婦懷胎，生下野心狼子；

阿翁奪運，百將劫命梟兒。

未知李十戈來年進香求子的事體，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然後分解。